

灵写真文丛

营造恬静



林王东

心灵写真文丛



营造恬静

• 杜卫东 •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营造恬静/杜卫东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心灵写真文丛)

ISBN 7-224-05608-1

I. 营... II. 杜...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9567 号

书 名: 营造恬静

作 者: 杜卫东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西安百花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48 开本 3 插页 3.5 印张

字 数: 69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书 号: ISBN 7-224-05608-1/I·1065

定 价: 5.00 元

(图书有质量问题请与陕西人民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 7216020)

目 录

永远的微笑	(1)
领悟悲壮	(6)
哨兵	(11)
一枝红玫瑰	(15)
“冷面”的哥	(19)
喇叭声声	(24)
营造恬静	(28)
橘红色的伞	(32)
第八个祝福	(36)
风中的白瓷缸儿	(40)
再进高墙	(45)
明天不封阳台	(51)
杨师傅之死	(57)
师恩难言	(62)

那一脉青山，那一片天	(67)
老班长	(72)
第一杯酒	(77)
女孩儿莫菲	(87)
贝天牧先生	(92)
安娜小姐	(103)
初识笑林	(114)
好人姜昆	(120)
小木匠张三	(125)
五年后的电话	(130)
耳光	(137)
儿子不再养鹦鹉	(142)
儿子的“稿费”	(149)
儿子的懦弱	(153)
今天下午没电梯	(157)
一张鸡蛋饼	(162)

永远的微笑

每天，他都在住家附近的使馆区里慢跑。

北二条是一条横街，两边绿树成荫，中间砖石铺地，笔直而又平坦。跑到这里时，他便倒着跑。他从一篇文章中读到，一切逆向运动都对身体极有好处，这样跑了一段时间，感觉的确不错。

倒着跑时，他超过的一个个路人便直接与他面对了。

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除了孩子，几乎所有的男女面对他时，都是一副冷若冰霜的表情。时髦女郎还会故意把目光抬高，把脸上的表情冷冻，把脸微微扭向一侧，似乎不这样便不足以显示其高贵与不

屑。心情好的时候，他觉得很可笑，又没有谁向你献上一支红玫瑰，这副清高的样子做给谁看？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也会把脸狠狠扭向一边儿，然后再狠狠啐上几口唾沫，那“潜台词”很明显：瞧你那德行，谁稀罕看你！

那天是阴天，可是似乎云翳中透出一抹阳光，倒着跑的他被刚刚超过的一个女孩儿惊呆了。她太美了，明眸皓齿、秀发披肩，一身白色的西服套裙把一个青春女孩儿特有的曲线展示出来，尤其是那轻盈的步态，那被展风轻轻吹起的长发，更使人感到了她身上洋溢出来的活力与安详。

当然，如果仅仅如此，他会很快把目光移开，他不是那种轻薄的男人，自然也不愿意遭遇鄙视与轻蔑的目光。促使他的目光在女孩儿身上多停留了一会儿的全部原因在于：那女孩脸上友善的、纯真的、甜美的微笑。

跑出一段距离了，他还为女孩儿的微笑所陶醉。他在想，那女孩儿是冲自己微笑吗？应该是。因为除了他，并没有其他人面

对女孩儿。确认了这一点，他有些后悔，既然那微笑是送给自己的，为什么自己竟绷着脸，没有以微笑回报呢？

好在，这以后他常常在这条路上看到白衣女孩儿。

他不再绷着脸。女孩儿冲他微笑，他还报女孩儿以微笑。虽然，这一切都是在瞬间传递的，因为他跑出几步后，两人便拉开了距离。但是那微笑常常可以使他陶醉一个上午，甚至一天，使他的心境变得明快、开阔，有如初秋湛蓝湛蓝的远天。

那天骑车出门，被一个“冒失鬼”险些撞倒，要是往常，免不了一番对骂，可是他只说了句：“哥们儿，悠着点儿！”那年轻人闻言，歉疚地一笑，两人立即化干戈为玉帛了。还有一天在班上儿，他听到两个同事在小声议论自己，要是在往常，他早急了。这回他一点也没有生气，蹑手蹑脚走到两人背后，“呸”大叫一声，两人吓了一跳，他哈哈大笑几声，走了。

——心情好真好！

应该谢谢那个白衣女孩儿，和她好好聊

聊，随便说点什么！可是，以什么方式接触她才不显唐突呢？超过她时递她一张名片，名片上注明见面的时间、地点？不好，太矫情；那么，假装在她面前摔了一跤，她肯定要过来搀扶自己，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搭讪了。想想，也不好，有点虚伪！

就在他踌躇的时候，女孩儿主动了。那天早晨，他超过女孩儿时，女孩儿在给了他一个纯真的微笑时，做了一个篮球比赛中“暂停”的手势。

于是，他停下了。

——你好！

——你好！

——你这样跑了很长时间吗？

——是，跑了很长时间。

——明天，我就要回国了，向你做个告别。

回国？他懵了。原来，女孩儿是新加坡的留学生，住在附近的一个公寓里，她喜欢这条小街，所以每天走过这条小街坐 302 路小巴，去人民大学读书。

——以前为什么没有见过你呢？

——以前？以前我住校。前不久，父母来北京了，我陪他们一起住几天。

原来如此。不知为什么，他忽然觉得有点惆怅，一下子像失落了点什么，心中涌出几丝伤感，声音也幽幽的像一缕秋日的风：“白衣女孩儿，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白衣女孩儿？真有意思，你就记住一个白衣女孩儿不好吗？”

是的，干吗一定要知道名字呢？人生无常，聚散离别本如日落日出、潮涨潮退啊！于是，他伸出手：“祝你一路顺风。你走了，你的微笑会永远留下！”

一切恢复如初。

他倒跑时超过一个个路人：老人依然冷漠，小姐依然高傲。他想起了白衣女孩儿，脸上便不由地溢出真诚的笑容，渐渐地，奇迹出现了：先是老人还报以友善的微笑；继而小姐们也解除了脸上的冷漠。

他笑得更由衷了，因为他深刻地感受到了一句格言——只要我们心中珍藏起一份美丽，生活就是最美丽的享受。

领悟悲壮

披两肩月色，裹十里秋风，我去领悟悲壮。

出东直门，进北小街，行不多远便是北京东城炮局胡同 25 号——昔日的国民党陆军监狱。42 年前，一个秋风瑟瑟的下午，身披黑色斗篷的吉鸿昌将军就是从这里缓步走出，泰然自若，从容赴死。

还有什么比生命更值得留恋的吗？佛陀从地上抓起一把土，问弟子：我手中的土多，还是地上的土多呢？弟子的回答当然不言而喻。于是佛陀很感慨地说：放眼尘世，人山人海，而获得人身的概率却微乎其微，如同我的手从地上抓起一把土。

然而，面对死亡，吉鸿昌将军却是那样

坦然。

与他一起就义的反蒋义士任应歧忽然抢上一步，从身后对他说：“我死了倒没有什么，你死了太可惜了，国家正用得着你啊！”吉鸿昌将军回过头，见任应歧满面泪痕，就皱起眉头，安慰他说：“在这时候，你这是干什么？别让他们小看了咱们！”随后冲行刑的特务说道：“这样吧，让他先走一步，我送送他。”

任应歧擦了擦眼泪，踉跄着走到了吉鸿昌将军前面，冷不防一声枪响，他仆身倒地，血从后脑流出来，殷红了身下的土地。吉鸿昌将军见状，面不改色，冲特务招招手，泰然发话：“这样死可不行，我为抗日而死，光明正大，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遂命：“给我搬张椅子来！”当将军安坐椅中，那个行刑的特务悄悄绕到他身后时，将军把手一挥，回头正色对特务道：“我为抗日而死，一生行为光明磊落，不能在背后挨枪。”那特务闻言，竟禁不住浑身战栗，颤声问道：“那您说怎么办？”将军昂首望一眼布满阴霾的天空，厉声喝令：

“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着你们怎样打死我！”

慷慨赴死，古往今来，不乏动人心魄的故事。屈原投江，荆轲刺秦，岳武穆饮恨风波亭，谭嗣同喋血菜市口。然而，最令我动容的当属将军的死！

将军其实太留恋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了。

18岁投军，镇压白朗起义，参与北京政变，持戈军阀混战，进攻鄂豫皖苏区，凡18年，将军在黑暗中苦斗，在郁闷中徘徊，直到与军中的共产党人取得联系，才真正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至此，他宣讲抗日真理，策动旧部起义，筹组民众抗日同盟军，一战而克保县，再战收复宝昌、沽源，三战又下多伦，从一个旧军人很快成长为一名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正当他高举义旗，驰骋在驱逐日寇的沙场上时，却因弹尽粮绝、伤亡惨重，陷入日、蒋重围。为保留抗日火种，经北平慈善团体斡旋，与战友方振武将军一起离开部队，为国民党二十二军所囚。

将军实在不愿意就此死在国民党的刀

下。上下求索，他才刚刚开始有意义的人生：日寇肆虐，他还有多少未竟的愿望。所以，在被解往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的途中只身逃出，潜回天津，继续进行抗日反蒋活动；所以，他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国民党特务在天津法租界刺伤，又一次落入国民党政府之手时，以手指作笔，以大地为纸，满怀愤懑与遗憾的心情在刑场上写下了令人荡气回肠的绝命诗：

恨不抗日死，
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

何为悲壮？壮志未酬，欲生而不能，乃为悲；献身主义，就死却从容，是为壮。

悲壮是一道风景，但不是小桥流水，风花雪月，而是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它使人的心弦在荒寂中受到震撼；使人的情怀在残缺中得以升华。

悲壮又是一种力量，但不是球场竞技，

拳坛角逐，而是心灵挟带的一阵疾风，灵魂孕育的一声惊雷，它令一切卑琐在它面前颤抖，令一切苟且在它面前逃遁。

雨果说：“无论什么都不能从世界编年史上抹去用剑刻下的英名。”

那么，以悲壮做如椽巨笔，在一个民族的心扉上刻下的英名呢？

——他将不朽！

哨兵

那是一个暑热难耐的夏季。

一天，外出办事的我和一个乡下老农模样的人一前一后走进北京东城区一条宽阔的胡同。时值正午，天气格外热，太阳仿佛将一团团火焰直接喷洒在地面上。路旁的柳条无精打采地低垂着，只有蝉声一声比一声尖锐，使人更感到憋闷与燥热。

我和老农一前一后，相距不到十米。走着走着，我发现老农的步履似乎有些蹒跚。我赶上他，扭头一看，见他的面部呈痛苦状，身体已经站立不稳。我忙用手扶住了他，老农一下子瘫在我的怀里，身体急速下沉。我有些支撑不住，于是抬眼寻求帮助——我的身后没有人跟来，走在前面的两三

个路人已距离我们很远，而就在我的前方几米处，一位年轻的哨兵正持枪肃立在一个军事机关的哨位上。我指望哨兵能过来帮我一把，可是那张黑红的脸膛只是抽动了一下，便没有了任何表示。我只得开口招呼他：“喂，过来帮帮忙。”他看了我一眼，站着没动。我有些急了，话语中也多了几分愤怒：“喊你呢，听见没有！”他只是向我望了两眼，仍然持枪肃立。正巧，一辆面的从我背后驶来，我伸手拦车，在司机的帮助下把老农扶上车。汽车路过哨位，我摇下车窗，冲哨兵骂了一句：“傻冒儿！”

我余怒未消。我也当过兵，当兵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亦应视人民为父母。条例要执行，但也不能机械到见死不救的程度。

司机听我说明事情原委，也禁不住“义愤填膺”地感慨了一句：“要是他爸爸，怎么他也不会这样做呀！”

到了附近的北大附属医院，我们把老农抬进急诊室，司机从腰间解下一块脏乎乎的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冲我一点头说：“对不住了，哥们儿，我还得赶紧‘扫马路’